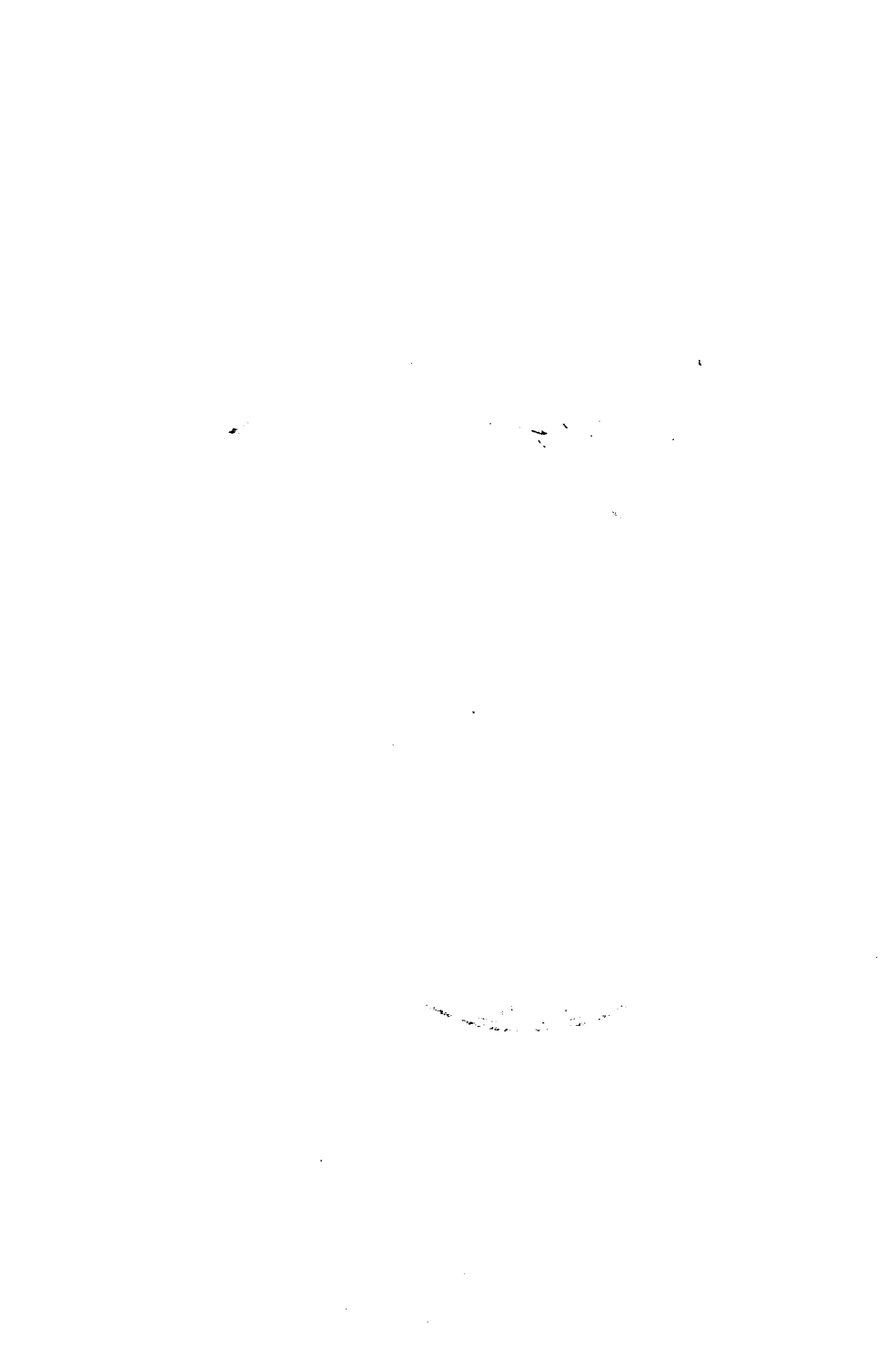


斯巴达克思







斯巴达克思是全部古代史中最英俊的人物。
一位偉大的將軍，具有高貴的品質，古代無產階
級的真正代表。

馬克思

斯巴达克斯是約兩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隸起
義中一位最卓越的英雄。在許多年間，完全建立
在奴隸制度上的仿佛万能的羅馬帝國，經常受到
在斯巴达克斯領導下武裝和集合起來并組織有一
支強大軍隊的奴隸大規模起義的震撼和打擊。

列 寧



加里波的給乔万尼奧里的信

我的親愛的乔万尼奧里：

尽管我忙得完全沒有時間看書，我還是一口气讀完了您的斯巴达克思；它使我感到狂喜，而且也引起了我对您的贊嘆。

我希望我國的同胞重視這部作品的偉大價值，而且，在讀過它以後會深深地相信：如果事情關涉到神聖的自由事業，保持毫不动摇的堅毅精神那是非常必要的。

您，一个羅馬人，所寫的雖然不是這一偉大共和國歷史中最美好的一个時期，但却是最光輝的一个時期——在這一時期中，這些驕傲的世界統治者已經開始陷到罪惡與荒淫的泥淖中去了，但是，不管這一代人是怎樣的墮落和腐化，在他們中間却產生了好些偉大的人物，這是以前不論哪一代、不論哪一個民族、不論哪一個時期中的人物所不能比擬的。

“一切偉大人物中最偉大的人物就是愷撒，”一位有名的哲學家曾經這樣說過。真的，愷撒的事業使您所描寫的时代顯得偉大。

您用米开朗琪罗①的手法雕出了斯巴达克思——這一為奴隸獻身的基督。我，一个獲取了自由的奴隸，要為這一點而感謝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年）——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畫家，雕刻家兼建築家。

您，也要為我在讀您的作品時所感到的深刻激動而感謝您。

我的泪水曾經不止一次地從眼眶中涌出，這位獲得自由的角斗士底功績，曾經不止一次地使我深深感動，我也曾不止一次地覺得非常遺憾：您的小說實在太短了。

讓我們의 同胞，在想起那些長眠在再沒有角斗士和奴隸主的祖國土地上的偉大英雄時，把自己的精神振作起來吧。

您的忠心的

裘斯壁·加里波的

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於卡帕萊勒

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和他的 長篇小說“斯巴达克斯”

茲·波塔波娃

紀元前一世紀七十年代末，古羅馬意大利本土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奴隸起義。起義從角鬥士的反抗開始，接着，被羅馬奴役的各民族的奴隸群眾以及意大利自由人中的貧民，立刻開始跟他們聯合起來。起義的領袖是角鬥士斯巴達克思，一個被賣為奴隸的色雷斯人，他是一位極其剛毅、具有堅強意志的人物。

在这次起義以前，古羅馬曾經有過好多次奴隸起義，但是只有斯巴達克思，這一具有超特的智慧、杰出的組織才能和偉大的軍事統帥天才的人物，才能够把起義的人團結起來，對他們進行軍事訓練，使他們變成一支強大的、具有高度紀律性的軍隊。羅馬派來攻打斯巴達克思的司令官們，接二連三地遭到慘敗，斯巴達克思軍隊的力量一天又一天地成長壯大。在起義的全盛時期，奴隸和角鬥士組成的大軍的數目有十二萬人左右。

在三年之中，斯巴達克思對羅馬的優秀統帥和精銳軍團進行了好多次極其艱苦的战斗。斯巴達克思那戰略家兼軍事統帥的卓越能力以及起義者的英勇氣概，常常使角鬥士軍隊巧妙地跳出陷阱，進行出人不意的打擊，對敵人的優勢力量取得一連串巨大的勝利。

但是，僅僅憑着這一些，還是不足以戰勝羅馬的。斯巴達克思的軍隊中時常發生紛爭。斯巴達克思本人知道戰勝羅馬是非常困難的，他想從意大利把奴隸領到他們的祖國去，但他的許多同志却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想一下子打敗羅馬。除此之外，意大利的貧民也不願意離開本土到異國去。幾萬人的隊伍，不止一次地脫離了起義者的基本隊伍，他們想獨立進行活動。羅馬人很快就把他們歼滅了。這些損失對斯巴達克思來說是不可彌補的。羅馬不斷派出新的訓練精良的大軍去攻打起義者，那時候，斯巴達克思在被敵人不斷追擊的情況下，要訓練自己的戰士和保證大軍的給養都已感到極其困難了。

悲慘的結局降臨了，在起義開始三年以後，意大利南部發生了斯巴達克思最後的一次戰鬥。羅馬大貴族克拉蘇的大軍經過好幾小時的激戰終於取得了勝利。全部起義者都英勇地戰死或者被活活釘死在十字架上。斯巴達克思本人也在这次戰鬥中壯烈犧牲。

斯巴達克思起義之所以不能取得勝利，是由于具體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羅馬的國家機構還很鞏固，奴隸制的經濟結構也沒有顯露解體的跡象。這樣的奴隸起義只能震撼，但還不能最後粉碎這一社會制度，只有經過了五個世紀以後，奴隸制才開始衰亡。要想粉碎羅馬強有力的軍事機構和政治機構，奴隸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和足夠的團結精神，而且對自己的鬥爭目標也不明確。但是，恰恰就是因為處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起義奴隸和他們的領袖斯巴達克思的功績就顯得更加偉大。斯巴達克思的英雄氣概，他的精力以及他的軍事天才，使官方的羅馬歷史家也不得不低頭承認。斯巴達克思的光輝形象就這樣永遠留在後世人民的記憶中了。

这一鼓动好几万被压迫奴隶起来反对罗马强大军事力量的古代角斗士的形象，已永远铭刻在人类的历史上，而且变成了为自由而英勇斗争的象征。“一位伟大的统帅……具有极其高贵的品质，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① 马克思曾经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指出斯巴达克思的特征。无怪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当革命的高潮到来时，斯巴达克思的名字常常会变成战斗的口号，他的形象常常被奉为激励人心的楷模。

这位古代革命家，吸引了各个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的注意。意大利作家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思，就是描述这位古代无产阶级领袖为自由而斗争的事迹的优秀作品之一，它得到了苏联读者的爱戴而且享有盛名。在这一部长篇小说中，斯巴达克思的形象被提升到非常的高度，作者对斯巴达克思的见解也是极其超特的。这部小说并不仅仅由于作者对古代史的狭隘兴趣而产生的，而是作者在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激剧事变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全部思想体系的产物。我们为了发掘乔万尼奥里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必须对这些历史事变和它们对意大利文学的影响简括地叙述一下。

十九世纪的三十一——六十年代，就意大利来说，是人民群众中所有进步力量，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英勇地起来斗争的时期。这一个时期在意大利历史上叫做“利索尔其门托”——意即复兴、新生，那也就是指被分裂为好些处在奥地利人掌握中和教皇统治下的小公国和行省的意大利底复兴和新生。站在斗争前列的英勇青年和志愿投军的爱国志士，在民族英雄裘斯璧·加里波的领导下，经过一八五九年、一八六〇年和一八六六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第一二一页。

的流血斗争，终于从奥地利人的统治下解放了意大利的几个省份：倫巴第、托斯加尼和威尼西亞。它們統統并入了庇埃蒙王國——十九世紀阿平寧半島上唯一独立的意大利人的國家。

意大利“民族复兴时期”中的基本政党之一，是馬志尼在三十年代創立的共和主义者的青年意大利党，它起先联合了愛國运动中的左翼分子，但是到了后来，到了四十年代，它又蜕化为温和的資產階級自由主义分子的政党，与庇埃蒙王國發生了密切的关系。民主陣营中的好些活动分子，其中也包括具有共和思想的人，虽然对未來的統一的意大利提出了許多廣泛的社会改革的主張，但他們却認為在这一特定的与外國統治者作斗争的时期中，屬於薩伏依王室的庇埃蒙國王維克多·愛麥虞尔，由于他那独立的庇埃蒙王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重要性，是最適合于統一全國的人选。“我慣于使自己的一切政治理想服从統一意大利的事業。”加里波的在他的回憶錄中寫着这样的话，以解釋他这个共和主义者为什么要在薩伏依王室的麾下作战。一八六〇年，加里波的在率領他的“千人团”作了有名的远征，从最反动的波旁王室手中解放了拿不勒斯和西西里以后，就当众宣布拿不勒斯王國以后由維克多·愛麥虞尔王來統治。

但是，薩伏依王朝辜負了那些以为意大利的統一一定会帶來廣泛社会改革的民主分子的期望。被大規模的人民革命运动吓坏了的庇埃蒙政府，开始和归并几省中的封建势力以及反动的天主教会妥协。这一政府把自己限制在極其狹隘的資產階級“自由”之中，对地主和教会的权力絲毫不去触动。維克多·愛麥虞尔不断迫害共和主义者，由于他害怕加里波的，曾經千方百計地打击这位民族英雄的威望，削弱他的政治影响。庇埃蒙政府在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七年阻碍了加里波的解放羅馬和教皇領

地的嘗試。就这样，羅馬一直处在教皇的統治下，直到一八七〇年法國在色当战役中大敗，教皇失去了法國刺刀的支持，这才由維克多·愛麥虞尔輕而易舉地占領了羅馬省。

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英勇时期——“复兴时期”——就这么結束了。但是統一的意大利辜負了人民的期望。捐負起整个斗争重担的广大群众被懦怯的民族資產階級出賣了，这些懦夫和意大利南部的大地主階級勾結起來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意大利並沒有完成，就这样，統一的意大利沒有進行任何廣泛的社会改革，也沒有讓農民得到一塊土地。还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恩格斯在估計了意大利階級力量的对比以后，曾經預見到資產階級一定会对抱着希望的人民進行欺騙。“資產階級把國外敌人一打倒，就会把自己家里的綿羊和山羊分隔開來①……米蘭、佛罗倫斯和拿不勒斯的工人，会發覺他們的工作剛剛開始。”②

意大利人民爭取民族独立的長期斗争，在國內產生了“复兴时期”進步的愛國主义文学。在当时那些杰出的作家中，沒有一个不是用这一種或者那一種形式，把被奴役的祖國的意願和期望反映在自己作品中的。意大利的文学不管当时的橫暴檢查，变成了民族解放斗争的真正武器：詩、諷刺作品和戲劇，特別是在三十——六十年代獲得極大發展的歷史小說都是如此。意大利的小說家正就是根据他們祖國的歷史材料，根据意大利人民几世紀來反对外國占領者和教皇統治权的斗争史实，才能够極其

① 这是引自聖經的一句成語。在最后審判时，上帝像牧羊人一般会把綿羊（指好人）和山羊（指坏人）分隔開來。在這兒是指意大利民族資產階級擷取政权以后，馬上会把工農大众当作山羊加以鎮压。

② 見馬恩全集第五卷第二四三頁。

尖銳地提出現代的斗爭課題。杰出的小說家孟卓尼在他的約婚夫婦（一八二七年出版）中，鮮明地描繪了過去異國的專制統治的恐怖。有趣的是，孟卓尼也曾打算寫一部悲劇斯巴達克斯，但是結果並沒有完成。三十一——四十年代共和主義思想在文學上的代表人物，在他們的歷史小說和戲劇中繼續向前邁進。作家陀米尼柯·奎拉契（一八〇四——一八七三年），馬志尼的朋友和信徒，創作了好幾部用歷史事件作題材的小說，他在那些作品中号召讀者同奧地利人和教皇統治作斗爭。他最好的一部歷史小說佛罗倫斯圍城記（一八三六年出版）曾經再版了五十余次，對於整代意大利青年來說，是真正的愛國主義的教科書。那部小說描述十六世紀時佛罗倫斯共和國反對教皇和國外敵人的斗爭，奎拉契通過書中人物的嘴，頌揚了“復興時期”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變以後，奎拉契突然右傾了，他放棄了歷史小說的体裁。代之而起的是魯意基·加帕拉尼卡（一八二一——一八九一），他恰好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時候獻身於“復興”事業的。在加帕拉尼卡那幾部於一八五七年出版的奉獻給意大利中世紀以及新時代歷史的長篇小說中，照他的說法，他的企圖是在努力“激勵意大利人從事愛國活動”。他的那些書是在“復興時期”中變化最激劇的幾年內寫的，因此充滿了加里波的式的斗爭熱情，例如，一八六二年出版的布萊西亞的密謀，就是這樣的一本書。

一八七〇年意大利獲得了統一而且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王國以後，大多數自由主義的小說家和戲劇家都拋棄了歷史小說題材，去描寫使他們極為滿意的平庸的資產階級的現實生活去了。奇怪的是：加帕拉尼卡在那幾年中竟寫了一部奸情小說壁上的

窟窿，那部書逃避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的題材，結果却受到了資產階級批評界的贊揚。但是在這一死氣沉沉的充滿了自然主義作品的年代，在意大利歷史小說的領域中却迸發出最後的輝煌火花，那就是加里波的派兼共和主義的鬥士拉法埃洛·喬萬尼奧里寫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意義重大的主題的長篇小說斯巴達克思。

喬萬尼奧里於一八三八年生於羅馬。他在二十一歲的那一年以志願軍的身份加入了薩丁王^①的軍隊，接着參與了一八五九年、一八六〇年和一八六六年的戰役。然後，當加里波的開始獨自組織遠征軍去攻打教皇統治的羅馬時，喬萬尼奧里就離開了庇埃蒙的軍隊，帶着三個兄弟去追隨加里波的。他被委派為加里波的遠征軍某一個縱隊的隊長，而且在羅馬城牆下的戰鬥中立了戰功，可是他的一個兄弟就在那次戰鬥中犧牲了。

喬萬尼奧里把愛國者的熱情與加里波的派的戰鬥氣概帶進了文學。他的第一部以現代事件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是失敗的。但是他在一八七四年出版的斯巴達克思卻給他帶來了榮譽和成就，那部小說在十五年內出了五版之多。一些有聲望的出版商互相爭奪他的書的出版權。在斯巴達克思之後，他又出版了好幾部別的有关共和時代、帝制時代，以及教皇統治時代的羅馬的長篇小說，這些書的出版相互之間沒有多大的間隔，一直出版到一九〇〇年才止，這使他變成一位和加普拉尼卡一樣獲得讀者愛戴的作家。

喬萬尼奧里除了創作活動之外還擔任教育工作，他是威尼斯的意大利文教授和羅馬的歷史教授。在一九〇〇年以後的幾

① 薩丁王——即維克多·愛麥虞爾。他本來是薩丁尼亞島上的王。

年中，他出版了許多奉獻給“復興時期”的歷史著作。他特別注意意大利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他把他的三卷著作彼萊格利諾·羅西和羅馬亞省的革命（從一八九八年寫起到一九一一年完成）就是奉獻給這一革命時期的。他在書中與那些天主教會歷史家的論斷相反，對一八四八年革命期間教皇省的人民大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喬萬尼奧里於一九一五年在羅馬逝世。

喬萬尼奧里最優秀的長篇小說，無可爭辯地要算是斯巴達克思了。他在这部小說中用他廣博的古代史的知識，描述了这一赫赫有名的起義。光是這一主題的提出，就已經使喬萬尼奧里的小說與過去意大利的歷史小說迥然不同了。小說的主角，不僅是為自己本民族謀求解放的鬥士，而且是一位保衛一切民族權利的起義奴隸；斯巴達克思——是為一切被壓迫者爭取自由的鬥士，他是不分什麼民族的。因此，他不是為抽象的自由而戰鬥，而是為了消滅一切壓迫和剝削而奮鬥，為了將要在這一現實的基礎上建立美好社會的人們底平等權利而奮鬥。這就是喬萬尼奧里的長篇小說的全新的內容，這標幟着意大利民主主義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新階段，使意大利的民主主義文學接近了當代最先進的思想。

喬萬尼奧里汲取了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教訓，在自己的長篇小說中號召讀者走向鬥爭的新階段——為“復興時期”未能實現的社會平等而鬥爭。這一主題就是長篇小說的中心，這是喬萬尼奧里以前的先驅者連提也不曾提起的。這些文學先驅者中間的某幾位（還可以包括“復興時期”的好些政治家在內），天真地相信：意大利的自由和統一，自然而然地會替意大利人民帶來幸福。奎拉契在他的佛羅倫斯圍城記序文中，預言了奧地利

人的統治必然崩潰之後，又悲壯地宣稱：“那時候我們是否能夠得到幸福呢？這是無關重要的。讓意大利的驕傲得到滿足的日子趕快到來吧！”

但是，不論是長篇小說斯巴達克思中起義奴隸的領袖，不論是這部小說的作者，都不能對這一點感到滿足；奎拉契的激昂話語，只要求人們驅逐外國侵略者，斯巴達克思的激動人心的演說，却號召人們不要光停留在這一點上，還要在奪回的家鄉建立新的秩序。

但這一爭取社會平等的鬥爭，只有最不幸的人和被壓迫的人才能夠把它進行到底——這是喬万尼奧里的讀者能夠從小說中得到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結論。斯巴達克思的真正同盟者，只能是奴隸、角鬥士和貧民，他不能與那些為了貪婪自私的目的去利用人民運動的人走同一條道路，因為那些人只是想趁着人民起義的高潮攫取政權。

在小說中，描寫斯巴達克思和那批以卡提林納為首的不滿現狀的貴族見面的那一段，是非常有意義的。卡提林納建議角鬥士們參加貴族的陰謀，一起去反對元老院。斯巴達克思斷然拒絕了，因為他和這批只想把當時的政權取而代之的卡提林納及其朋黨們，不是走的同一條道路。斯巴達克思用有力的話語闡明了奴隸解放鬥爭的偉大目標，那批陰謀起事的貴族的狹隘利益是絕對不能跟它比擬的。他說：“……對你們來說，對目前當政的人們來說都一樣，住在阿爾卑斯山以北或者住在海外的人民永遠是野蠻人，你們希望他們與過去一樣，還是處在你們的統治之下，成為向你們進貢的民族；為了顯出你們貴族的身份，你們希望你們的邸宅里充滿奴隸……你們只能有这样的希望；對你們來說，只有一樁事情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由你們自己

來代替目前的執政者。”

乔万尼奥里小說中羅馬角斗士的這一番話，不僅揭露了古代貴族的真面目，也揭露了意大利資產階級的嘴臉；因為意大利資產階級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把所有戰勝奧地利人的革命果實攫取到自己手中來。下面這一段斯巴達克思所說的話，不僅是羅馬角斗士的鬥爭目標，而且也是置身於加里波的支隊中的意大利人民的鬥爭目標：

“我們這些被一切人輕視的‘賤人’，被剝奪了自由，被剝奪了祖國……我們一定要獲得完全的充分的自由；我們要奪回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家！因此，我們起義的目標不僅是反對目前的執政者，而且也反對代替他們的人，不管他們叫做蘇拉或者卡提林納，采吉齊烏斯或者龐培，倫杜魯斯或者是克拉蘇……”

斯巴達克思相信：奴隸和角斗士的勝利，不僅會給他們帶來自由，而且也會改變整個羅馬的社會制度。古代史中真正的斯巴達克思自然不可能懷有这样的理想，但是乔万尼奥里小說中的主角斯巴達克思，却在他那慷慨激昂的話語中，表達了成為十九世紀中葉意大利最優秀、最先進人們——共和主義者和加里波的派的鬥士——底精神財富的全部思想。

“我希望，”斯巴達克思說，“消滅那種強迫一個人向另一個人屈服的可耻法律，消滅那種使一個人汗流滿面地勞動，耕種不屬於他的田地，去供養另一個對罪惡、懶惰和荒淫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的法律。我希望用壓迫者的血來償付被壓迫者的呻吟……我希望能看到自由的太陽輝煌地照耀，可耻的奴隸制度在地面上消失。我一定要獲得自由，我渴望自由，我要求自由，我要求那種對一切人、一切民族不論大小強弱都一律看待的自由。只有獲得了這樣的自由，和平、幸福和正義才會來到人間。”